

取捨與兼顧

～一段與自己交談的旅程

陳宜欣（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暨
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助理教授）

好久好久以前，我曾經寫過一篇網誌文章探討有得就會有失，該如何找到自己對工作和家庭中的平衡，取決於自己在乎什麼，至於我，孩子應該是自己生命的重心。文章刊出後，一個讀者給了我這樣的回應：「如果這麼愛自己的家人，就辭職專心照顧孩子，不要尸位素餐。」

我記著，不是因為認同，而是拿來提醒自己：『這個社會有很多人，期待人們做出超過他應該做的事情，而且把那些犧牲奉獻視為理所當然，並期待所有的人應該比照辦理，不然就是瀆職』我很想反駁這種不健康的期待，因為我認為：『每一個人除了工作外，更需要好好照顧自己、家庭，細水流長，這樣才對得起這份工作。』

這麼多年來，雖然我不似其他同事們對研究工作這麼奉獻，但是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對不起這份薪水，我自己覺得，我只是跟大家比較不同而已，而且我也努力地彰顯自己不同（例如：我從來不會因為五點前離開辦公室就覺得該遮遮掩掩，反而總是很不遺餘力地提醒大家，拜託晚上請不要排開會，不然我要帶小孩很麻煩）。

我相信一個環境需要多樣人才，也因此我的實驗室學生來源很多元，我也盡力讓自己不因環境高度期待，而成為同樣的人。即使有這麼強的信念，不諱言，當旁邊的朋友越爬越高、成就越來越大的時候，那個看似原地踏步的我會慌，會想：難道終究我需要放棄那些曾經重視的事物嗎？

然後，有一天我突然從跟已畢業學生的對談中醒悟到追尋已久的答案，原來答案已經在我身邊晃很久啦.....

這個學生是一位新手媽媽，一開始她先來問母乳哺育問題，接下來問孩子教養問題，回答問題後，我又根據對她的了解，多聊了一陣子，講到她突然恍然大悟：『原來一些問題是出在心態。』不是因為我天資聰穎總是知道答案，而是因為聞道有先後，我先走過了這條路，而且來回的走了幾次，所以這個學生有可能遇上的心理掙扎我都有過：

『身為一個職業婦女，一方面心有不甘的想著進度落後的工作，一方面又捨不得孩子，一方面又有社會各種不同的壓力，在工作上會有人拿著其他人的成就來鞭策自己；在生活上，也會有全職媽媽說職業婦女不夠愛孩子、或是職業婦女的孩子的程度不夠好來說嘴。』

這個社會給媽媽們（以及爸爸們）好多壓力，給了壓力卻又沒有任何管道來幫助他們宣洩，我們的政府該提供這麼一個友善的環境，來協助父母們。可惜，除了金鑿子、家暴專線讓人記得外，連一條能推娃娃車逛街、買菜的道路設計都辦不到。

如果政府辦不到，有餘力的人更應該撐起一把傘，容納更多人能躲風遮雨，當有一天有足夠多的傘，我們就能跟著改變這個環境，在那之前，在自己的位子上撐下去，等太陽再度出現，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有人說我是『尸位素餐』，或是我所處的環境對職業媽媽們並不友善，但是我仍然奮力的寫下自己的經驗談和大家分享。

而立那一年，我疑惑的進了這個職場，十年間，我疑惑的望著那些對某些人較有利的標準們，思考公平指標的背後，是否真的就合理，這社會有很多對男女不同的看法，潛在的影響到人們看似公平的評分，例如：同樣的教學策略如果是男教授用，學生們會在BBS上讚嘆這老師有魄力、有自信，換女教授用，就是洗腦、就是討人厭（這一點有學術論文探討過）；同樣的關心學生，男教授關心是罕見、需要褒獎，女教授就是理所當然；當挺著一個七八個月的大肚子拜託能否不要安排久坐的會議，能否換一個可以隨時站起來的工作，請託不被准許，因為這不算理由，因為說這樣對其他老師不公平（可能是因為大部份的人不會懷孕）。這十年，我沒有因為身為女性，而得到什麼優厚的待遇，但是卻因為身為女性，而需要多擔負一點責任，雖然我一天也只有24小時。

不氣憤是騙人的，但是在上了幾年的家長成長課、班親會後，我會反過來謝謝這些不平，沒有它們的激勵，我應該沒辦法持續地寫著文章，我也應該沒有能力跟學生們分享我的過來人經驗。而且因為經歷了很多不公平，我覺得似乎離大部份的女性同胞們更近了一點。自己帶孩子是很花時間、很耽誤研究，但是陪著孩子成長的同時，我卻覺得我更了解人、更了解自己。

我們這一代的教育一直把孩子們往代工路線推進，翻開甄試、甚或升等幾大評分標準，大部分的評審方法，例如：點數、成績、獎牌數、作品數，看起來很公平，但是這些公平的背後都可以找到捷徑，都有辦法用代工思維把總分衝高。這些捷徑不是完美的，通常它們都伴隨著另一個壞處：讓人成為蒐集家，蒐集事物的路上，常常因為要留多一點空間來放收藏品，所以只好把自己丟了，因為自己丟了，所以無法自發性的開心，因為不開心，所以伴隨了更多社會問題。

我可以預想當我的孩子們在這樣的環境長大，會如何的不快樂，即使以身為父母的角色告訴他們，別管其他人的想法，他們仍然會受到社會壓力的影響。因此為了孩子們的未來，為了希望他們更能做自己，我需要留在現在這個戰場，想辦法多衝撞，衝撞出更多的多元價值。

十年前剛入這一行的時候，我不希望別人因為我的女性身份，而對我特別優惠，我不切實際地用各種量尺來衡量自己的戰果，當其他人專注于某一個量尺的時候，我卻因為要同時兼顧太多量尺，而擔起許多不該承擔的任務，因為

對自己疑惑，所以更想要證明自己，結果因為分心反而沒有在任何一个量尺上傑出，這樣的堅持常常反而讓自己落入一個負面的能量場，想逃卻逃不出來，還好，我的孩子們、和家人拉了我一把。十年過去了，邁入不惑的我，表面上看起來好像跟十年前不同，沒啥進展，但是心中不再疑惑的我，卻已經學會把量尺拋開。

兩年前，系上很多老師和京都大學的教授共同開了一個會議，京都大學的主辦人交代：在這場會議上，大家要好好的認識對方，以求未來合作，認識要從與學術無關的成就講起，聽著其他教授們講著開車橫跨美國、泛舟探險、高空彈跳、連續慢跑一個月，我開始驚慌起來，因為這樣的事蹟我都沒有，唸書時我是個乖乖牌學生，開始教書後，我又是個忙著照顧家庭和工作的普通女性，然後兩頭似乎都無法做到滿意，我實在不知道能講什麼。等到我站到台上準備講自己的成就時，我突然這樣脫口而出：「和各位比起來，我的人生看起來好像沒成就，我一來沒有寫出什麼曠世巨作，也沒有那些跟體力極限挑戰的大冒險，但是我有一件很不得了的成就，我生小孩很有效率，第一個效率：我在五年內生了三個小孩（接近台灣生育率的三倍）。第二個效率：我每個小孩都生得很快，從我進醫院到孩子哇哇落地，不到一小時。」

話說完後，不但台下爆出如雷的掌聲，我突然也從那堆包袱中解脫了，原來過去的我一直想要成為一個男人，做那些男人們都能做的事情，但是因為做不到卻自責不已，但是現在，我終於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同，當自己能找到自信、特色的話，還需要量尺這個裝飾品嗎？

這十年，我走過一段很讚的旅程，有太多值得感謝的事情和旅伴，謝謝生命中這些經驗，不管酸甜苦辣都是幫我們形塑成更好的人，而且這些經歷讓我了解，我該往哪個方向努力，我相信，未來一樣也有很讚的旅程等著我，因為我越來越清楚該怎樣用我的腳步走接下來的旅程，可以衝撞的地方有這麼多，多麼刺激呀！而且不管衝撞的結果是否滿意，我還有很多旅伴、家人隨時替我打氣、加油！而且十年經營後，我也有我的學生軍團。

多年前，我曾說過世上沒有白走的路，現在我仍然這樣相信，只要我們好好的走、踏實的走，也許這個旅程沒有掌聲、也許有許多荊棘、毒蜂、毒蛇，也許這段旅程走不到預定的終點，但是只要好好走，人生因此有意義，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呀！